

他者的身體，本體的適應：

湯瑪士德昆西作品中的亞洲動能與想像

黃柏源

崇仁醫護管理專校應用外語科講師

湯瑪士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作品《一位英國鴉片癮君子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opium Eater*)，講述鴉片吸食的經驗與想像。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段落，便是「敘事者我」遭逢來自馬來亞的水手。在不諳語言的情況下，為表友善歡迎之意，主人公將一丸鴉片分給該水手，只見水手將鴉片丸分成三等分後，一口吞下。水手離開後，主人公擔心鴉片的劑量與藥性可能會致命，因此惶惶終日，也終於引發其內心高度焦慮與恐慌。亞洲、鴉片、夢魘三位一體，彼此糾纏，不僅增生繁殖，尚能提供「地理動能」(geographical mobility)，引渡主人公穿梭不同空間，模糊現實與想像的交界，卻更進一步強化了主人公歐陸本體想像無法適應他者身體的焦慮恐懼。

本文談論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因醫學與科學論述興起，談論種族、身體與膚色的關連，尤以東亞地區與蒙古人種的相關性，一方面重新建立蒙古人種的侵略性，一方面重新強調其未開化的心智與落後，主宰了歐陸優勢對東亞的種族思潮(racial thinking)；而這樣的種族思潮，不僅再度強調了歐陸中心(Eurocentric)的本體思維，並為十九世紀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貌似科學的背書與正當性藉口。本文欲以德昆西的《一位英國鴉片癮君子的自白》為主要文本，並以其〈喀幕克塔塔人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Kalmuck Tartars”)，以及稍後的政治散文〈鴉片與中國問題〉(“The Opium and the China Question”)，以及〈中國 I〉〈中國 II〉(“China (I)” & “China (II)”)兩篇散文，討論作者的歐洲身份與文化認同，如何在鴉片的誘引下，適應(或不適應)經他者變異過的身體；並討論其筆下的亞洲在「能」定義上的區分，係如何從「增能」(empower)的效力，每況愈下到成為失能或無能的、他者的軀體。乍看之下，他者的身體似乎充滿動能，但實際於政治經濟上，歐洲的本體才是具備侵略動能的，而失能的亞洲與中國，僅能是文風不動(immobile)、任人魚肉的慾望物。

關鍵字：種族思潮、中國、地理動能、德昆西